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翠屏集卷四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錄監生臣姚元琅

欽定四庫全書

翠屏集卷四

明 張以寧 撰

禱著

說

應制鍾山說

洪武二年正月三日伏蒙聖恩賜見前殿特承睿旨命為鍾山之說臣以寧惶悚不知愚陋伏稽地志茲山金陵之鎮舊以鍾名後避孫氏之諱改為蔣山前臨大江

天設巨壑北俯中原萬里一目下為沃野原隰行平磅
礪太空渾涵元氣黃雲紫光輪困蔥鬱蓋蜿蜒扶輿起
坤抵乾歷數萬里者至是而融結昔諸葛孔明振古之
豪傑也以謂龍蟠虎踞帝王之宅豈不以洛陽天室左
伊洛右瀍澗茲地之勝東直滄海中涯吳會有如洛陽
而是山左右拱揖儼然處尊彈壓東南陵跨西北其勢
有固然者矣三代而後楚王埋金秦帝鑿地徒知厭勝
之術豈測造化之機既而吳大帝開其基於前六朝主

繼其踵於後其間雖有宋武之英雄終莫臻於統一良
猶未得風氣之渾全是以僅為閏位不足以當甚盛極
隆之昌運也南唐李氏曾不能北向發一矢獨宋氏末
年金華陳亮以儒者之傑勸移蹕於此地勿都錢塘規
為恢復之計實有先見之明惜乎閻君庸相不能聽從
志士至今惜之詎知幾千年鬱積而未泄者始大闡於
今日皇上下以英武聰明首出庶物之資適應其期首據
形便植為本根芟夷羣雄奄有四海前代帝王之所未

有也雖由天授匪自人力而山川神明雄偉瑰竒有待而發百靈會合擁扈扶持信有非偶然者矣陛下仰承天意建為南京與汴並峙至盛典也然以臣之膚謏以為臨濠重地鍾宙天險乃陛下啓聖之帝鄉所宜易號中京立之宮闕如漢南陽俟天下悉平民力完富乃營關洛別為西京連亘相望歲時行幸蓋創業於此以乘方來之望氣並建都邑以開永久之宏規以承中華之正統以衍億載之丕基伏惟陛下神謀睿筭必有處矣

豈臣管窺能覩萬一茲蒙清問敢罄愚忱若夫鋪張山川之竒秀馳騁文辭之綺麗竊計非英主所望於微臣而鍾山之英靈亦當喞然而一哂也夫

靜壽說

仁之體靜匪專於靜也故動靜皆靜仁之功壽匪蘄於壽也故歿壽皆壽異說不然也灰心槁形以為靜深山之木石也載營抱魄以為壽大澤之龜蛇也非吾所謂靜與壽也真定武君以仁父字以靜壽名齊志於仁者

也非異說也

澹雲說

雍陽趙君從周以平江路教授需次於家憲府交辟名籍甚方嚮用矣予游滬與游若平生歡以其號澹雲徵為說予復之曰君知雲乎夫雲泊乎其容忽乎其蹤若虛若冲倏西而東彷徨乎岩石徘徊乎林木而悠揚乎太空澹乎若無心於世也及乎膚寸而起瀾漫萬里濃然而陰黝然而深蔽虧日光沛為甘霖人之顯然以望

也欲無心於世得乎今君文學之彬然材氣之純然功名之方至而浩然也世方靳君若太山之雲之雨天下也而君方以此號而於世無心也可能乎然予聞得失重者智慮昏嗜欲深者天機淺古之君子功名遑遑隨之不舍者是皆無心於功名者也繇君之號觀君之蘊吾知君之不能不為雲之出也若予之迂薄於世腴方將岩石林木之與居而雲之與徒君之號也於予則宜君何為而奪予之鳳池乎君拊掌一笑遂書以為說

劉漢子昭字說

天台劉漢氏質敏而學勤將氏以敬其名乃揆諸禮求師命之氏則為端篋以筮之過乾之賁貞悔皆吉其繇曰是天文也倬彼雲漢煥乎有章昭回於天旁燭無疆大人則之追琢其相維賢企焉觀天之行自昭明德有輝煌煌利見大人觀國之光字爾以子昭往乃有慶既字而問其說於晉安張子張子曰吾聞夫水之積氣在地而雲漢上浮於天人之積行隱乎暗室屋漏而善惡應

乎千里之外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此之謂歟子
昭尚敬之冥冥乎其潛之深也闇闇乎其藏之密也渾
渾乎其養之厚也則夫昭昭乎其文之著也其發孰禦
焉雖挾河漢而耀星辰殆未足以喻子矣不然已之昏
昏顧欲使人昭昭吾弗知之矣子昭尚敬之以無忘師
之命子昭曰諾遂書以貽之

徐清甫三孫字說

儀真攝百夫長徐君清甫其孫三人請于予命名之名若

字予疲於卯申不少暇請數數不置則為言曰士生而
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古之謀帥則惟禮樂詩書之尚文
武蓋一道也後岐而二之始相矛盾名一在伍符尺籍
則頡頏作氣執視文儒士若敵仇不媚嫉則姍笑者幾
希今君介胄士逢時治平乃知景慕縉紳求美其孫名
若字又請之數出於誠豈不與庸衆人異哉夫禮士冠
而序三加之服皆祝以德責成人焉匪徒美觀而已矣
遂為名其孫長曰鎮圭之有鎮昭其瑞也故字之曰德

瑞仲曰鑄音之有鑄節其成也故字之曰德成叔曰鑑
器之有鑑尚其明也故字之曰德明又知美其孫之名
若字予蓋期君之孫之美其德且以禮樂詩書望於君
之後也自冠禮廢字始輕美其字而踐其實者世之所
罕也戒而諸孫尚德哉勿忘乃祖暨予所命之意

定峯說

天下之至定者山也夫孰得而動搖者哉而峯者山之
拔然最高者也予觀齊州之山太華為最高然而洪河

坼之大氣礫之若齊諧所志巨靈奮手以擘之者山之
兩峯為之劃焉而中開卻然而欲摧形之剛固不能勝
氣之柔者也至於大雄氏之說也奇哉以為天地之中
有山曰須彌又最高四洲奠其足二曜經其要八風勁
震撼而春撞之者窮日夜曾不以動其毫毛者其定力
大也是以其教自習定入而援是山以喻夫性者數然
也嗟夫生而靜也人性何嘗不定也醉生夢死狂走而
顛寘不定者何其不也豈非以坼之礫之震撼而春撞

之有以撓其定者衆耶有能脫然悟彼之不定而我之
未始不定也毅然立大者以定之則彼之宿至叢來紛
拏膠轄之不定者帖然而自定矣然後起而觀其說之
濩然若無所當者無疑也海陵彌陀寺之學佛者立公
以定峯為號因子弟子石仲濂請為說予借其說曉之
曰須彌非有在於汝心不惑不驚巍然萃然現在汝前
寶藏出焉汝用無盡汝不能定慧何以生跨海覓山了
不可得語未竟仲濂請曰吾之教曰仁者樂山曰定而

能靜曰靜亦定動亦定與斯說將毋異同乎予笑而不
答

心雷說

心雷者廣陵鄧齊賢氏之所自號也齊賢有道術習瓊
管玉蟾君致雷法既請河東趙郡二先生為之說矣予
交雷敬芳復於予乎求言予無以言也嘗試為強言之
夫陰陽搏而為雷轟焉虩焉震萬物焉歟乎而龍騰烈
乎而山傾是天地之所以神也而人也者能使之由吾

心生是非異也乎人之其心一太極也之其身一天地也噓而風呵而露噓而為雨視而為日月而皆為陰陽之為也則夫轟焉虢焉而為雷者烏乎不起於寂然閒然之吾心也乎然則理也非異也有道術者知其然是以窺天地之微握陰陽之機而致其然也果且有異乎哉雖然易窮理之書於復靜以閉闕於无妄於豫動以對時育物以作樂薦帝屯以經綸而震以恐懼修省他若大壯噬嗑不一而足聖人觀雷之象何莫而非後天

而奉之焉者先天天且不違聖人豈顧不能哉弗為耳
矣若吾齊賢氏其幾於窺天之微而握陰陽之機深於
道術者乎予何時與之語易哉敬芳以告齊賢輒然曰
君之言焉抑吾教亦然太上以道其次以術淵默而雷
聲吾嘗莊氏之游乎其天也致雷而使物世殆見吾衡
氣機也雖然王方平有云吾老矣漸不喜此將寂焉聞
焉洗心以藏於密乎若無庸言子遂書以求正焉是為

說

河東張仲舉承旨
趙郡蘇昌齡編修

無外說

己丑夏四月玉清無外蘭尊師別予富沙徵予說以為
別予交于無外餘二十年知之深人以謂無外之號獲
然大也予知無外其猶強名乎且夫無外之為說九州
之外九州復九州也其外莫能既也萬古之外萬古復
萬古也其外莫能窮也彼以為有外者陋矣彼以為無
外者未知夫內外之相待有無之相形無外矣而猶有
無外者存也尊師方將解塵埃垢濁之機乘冲虛漠泊

之車以游無何廣漠之野而駕汪洋廓落之說予何足以造之而何足以言之顧予間獨自惟以眇然梯米之軀而茁乎羣然逢掖之倫予生於茲惡乎外形骸予處於茲而惡乎外天地當靜而居乎一室歛乎方寸寂然不動漠然無朕九州之鉅一握也萬古之長一息也何有何無何內何外吾河南夫子亦書曰與其是內而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與尊師之旨其將毋同乎言未半尊師粲然笑曰予亦惡乎知之惡乎知之授簡命書

握手遂別

閑極說

余觀涪陵譙先生作牧牛圖十其始也繩以馭之箠以
懼之手之目之心之腹之唯恐其縱逸而蹂躪也夫安
得須臾閑哉及其久也人牛熙熙繩箠不施其閑可知
也其極也渾淪一白人牛無跡閑又不足言矣余因嘆
曰是與為山叟看水牯之說其合乎泉之閑元閑極靖
上人與余游將別徵余說遂以此贈之且謂曰至道難

明流光易徂遑遑汲汲如救頭燃上人未宜遽閑也余亦方競辰閑得乎晤言有日會觀其極任重圖遠惟善努力

月林說

予既為通守劉君可與記蒼雪之軒君繼請於予曰某也曩仕於秀時秋正中觴衆客於宴舟之亭清樾扶踈金景搖蕩灑色如水侵入襟袖若邀吳仙於廣寒之府青冥沆瀣桂影盡濕若從蘇子過黃泥之阪木葉脫落

人影散亂不知有人間世也因自號月林道人願一言
以發其趣予笑曰予名軒取諸蘓自號取諸杜專堪興
清氣而有之甚矣浙之人之尚清致也秀澗郡也其有
此固宜今自邕而梧介在南服炎歊所蒸月色為黃瘴
雲稍興林影俱黑向之清趣不其墮無何有之鄉乎君
笑而不答予為釋之曰昔之韻人清士娟娟乎冰壺之
秋月儵儵乎瑤林之瓊樹趣之所寓固於其人不於其
境子之月林焉往而不在奚間乎秀與梧之分哉君視

予而笑予亦笑曰古之人蓋有觀於月之為陰體借日光者而吾虛之以受益觀於木之起拱把秀穹林者而吾積之以成大是皆取於物以成諸已則其光霽之無邊生意之惡可已而范文正公所云名教之樂地在我矣夫豈徒玩物以適情於一月林之清影而止哉公亦浙產也子其企而可與謝曰敢不敬蚤夜以從斯言遂書為記以貽之

雪崖說

廣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王君克廣自號雪崖予
使安南道五羊君請為之說予曰美哉君之為號也今
夫淒然為露潤物而易晞肅然為霜殺物而過嚴惟夫
凜然而為雪同雲一色纖埃不生皓月交輝夜若晝明
蓋堪輿之一氣無以加其至清也於是時也起視曠野
萬里一平至於千崖競秀斬絕而崢嶸其氣蕭爽上通
窈冥天風颯至飄粉飛瓊若登仙人之瑤臺玉京琪樹
森列而晶熒然後盡天下之奇觀者矣宜君以是而為

號蓋雪取其清崖取其高誠世間之美名此其靈臺虛
白而朗徹殆將無絲毫塵俗之意其所企慕與人人固
相逕庭矣昔之披鶴氅行雪中訪故人於雪夜者皆君
家故事清氣在堪輿者王氏固專之矣抑予聞轉寒而
煥生氣溘然雪非露霜比也廣東數千里大方面繇唐
置節度使為大府今皇上肇立藩省選治書周公叅大
政獨任之君以材諳貳贊畫幕府中託於君甚重也蠻
烟蜚雨人且病暵其望於君何如哉君其洒胸中之古

雪舉巔崖之蒼生洗滌炎瘴而生之非徒專清高於一
已而止也以是惠其民實以報吾君公曰敢不敏諸遂
書以贈

贊

德淵贊

德淵黃君三山人也山之樵張以寧為
之贊

致虛而極積水而淵季咸見鯢桓而驚走河伯望海若
而茫然曰玄之又玄矣必也起蛟龍出雲氣雨八埏
使物不疵厲而屢豐年夫然後謂之德全君其問諸黃

石之孫三山之仙

銘

遠齋銘

為焦仲和攝守作

勿為一身之謀而慮周乎四海勿為百年之計而志垂乎千載是之謂遠德業可大若乃身坐一室心馳八荒目窅冥而恍惚神眩瞶而飛揚以茲為遠驚於無何有之鄉嗟乎萬里之遙起於足下九萬扶搖安所稅駕我銘遠齋君請擇於斯二者

題跋

題申屠子迪毀曹操廟卷

使世皆申屠嗣則漢不蜀魏不帝矣管寧賤孔明天嗣
生也後天也嗚呼悲夫

書虛谷記後

其歲丙子河中張君所中過予堂邑班荆而飲擊尊而
歌若有獲於予心者暨來揚日益親今年予歸自汭則
君之墓既宿草矣予泣然悲會其子自牧號虛谷者求

予言予不覺喜故人之有子也老氏之書曰致極虛曰上德若谷言以虛受益也進士夏太虛既為記之矣抑予有感於二者之云於易所謂地道變盈而流謙之旨其合乎君少年時擢憲史閩海道世已聳其風裁同升者皆顯庸焜赫已獨死於命不獲少見其毫末之奇以沒予之悲之庸非以其材羸而位誣者耶嗚呼儻於前必奄於後已不獲見子孫必食其報嗚呼地道之流謙者將不自牧在乎荀卿氏云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自牧

其念之哉予當為故人子屢喜也

跋廣州守徐煥炳文堅白齋記後

在易乾為天為金為玉何也乾也者天之性情也天下之至堅者金至白者玉也其堅其白者其天也堅而或磷焉白而或緇焉者以其人間其天也人能全其性情之天者學也易通之言學曰一也無欲也苟至焉則明通而公溥體用全矣廣太守三衢徐炳文氏仕優益學者也齋以堅白名故予道其本於天者以相之多其學

自孔氏也

題宋寧宗為狀元曾從龍改名遺翰其孫光溥
所藏

呂寧肅觀是卷宋家禮士之隆曾氏祖宗文學之盛子
孫嗣守之賢皆可見則知觀李衛公故物而擊惻者不
獨韋端符也嗟乎後裔尚永念之

題盱江李復禮詩藁

予在維揚見蔣師文所編復禮詩至溫陵見南轅藁嘆

其氣格老成如仙人王方平已不喜作狡獪矣最後讀
桐華藁為之拊掌大笑曰麻姑過蔡經家固不能擲米
成舟乎因題而歸之

題湛源卷

佛氏之道柳子所謂合主而靜者一吾心之真源湛然
不動者也一波之動萬波隨之矣明極上人以湛源號
照藏主而元極上人說之不幾於推波助瀾乎翠屏髮
僧請為伊截斷衆流意斯言亦多矣強書于卷而歸之

題慧上人照心卷

我觀於明月照大瀛海水天上有一月海中亦復然上
下互相照照見恒河沙爾時何以故海波不動故若還
一波動萬波亦隨興了不見月已安能照一切復有執
着者謂水月非真物我種種生亦不能寂照心法應作
如是觀比丘意云何聽我說偈言

題雷子於縣尹所藏山谷書杜詩後

古之賦詩類者皆斷章取義引詩亦然予觀於傳記而

知詩之用也寥寥古意於黃太史是帖僅見之嗟夫

題牧牛圖

西域茶師禹出所藏畫卷視之蓋古物也嘉木之蔚然
豐草之芾然其年然長鳴返首而顧者一牛也其屹然
却立曳牛鼻而迴之者一牧童也師禹徵余書其首則
為言曰古者聖人之教人以乘馬服牛也之二物者非
不隆然高麗然大也然馭者牧者絡之穿之不過尋丈
之繩而已而二物者俛焉聽命於其首其鼻東西南北

惟人所使是何也制之道誠得其要也是豈聖人私
意為之哉牛之不可以首而絡猶馬之不可以鼻而穿
也聖人一順乎二者之天而已初何容心哉理心理人
之術亦然是故凝冰焦火神明不測者心也而自牧者
持之以敬則存怨寒咨暑從欲易動者人也而牧人者
範之以禮則治然亦豈聖人之所容心哉蓋亦順乎其
天而已嗚呼由乎聖人之教者將以牧人必先自牧詎
可不明其要者乎師禹之先公嘗監福堂之古邑持已

以廉而使民也惠民至今頌之不忘余邑人也茲游沈水而見師禹其古人所謂愛甘棠而況其子者乎故因其徵言而推古人自牧以牧人之道以告師禹其懋繼先烈哉

襟記

昔歲予授徒明時里承中書命校文汴梁省諸生皆憂予南士不善騎時同事賀方許寅先駟往三日矣予至真定追及之歲丙申忝助教復校文遼陽時未畢丁巳

同事者梁庸又先往一生規予從騎謂予不善騎且踰
漁陽嶺奚霫故地皆難行予燭其情不之許亟追至大
寧又及之噫世之不知予者奚止於茲一細事而已哉
世之不知人者又豈予而已哉予為世道憂也夫

記

天長縣興脩儒學記

代淮東僉憲楊惠子宣作

淮安郡泗州之屬邑曰天長背淮腋湖面大江而履平
楚彌數百里有前代為朔南交地事會助勦文教率未

遑我朝統四海而一家興學設科勵精為治至正紀元
之六年實河間郝侯僑宰是邑之明年政孚聲著廢舉滯
興顧瞻邑黌獨圯弗治大愆無以稱上旨意亟圖新之
會金陵孫尚忠主文學力以是請擔任其勞侯慨然謀
之官聯而合乃捐已之餐錢以倡蠲籍儒之力役以勸衆
志胥悅景從響應攄志陳力鳩材庀工化腐而堅易撓
而隆禮殿儀門論堂齋廬東西之廡闕黜堊舉以其
度復建文昌之祠于廡之左始九年夏迄秋落成爲工

五百緡以五千先是縣為社三十有六社有學鞠為蔬
圓具文相治侯始擇民之童子可教者立宮置師絃誦
相聞又東鄉氓有某者佃田一十二頃四畝有畸碑壞
籍去奄為已物租入於學僅三之一彊貪弱懾久莫能
正侯躬率僚吏暨文學履畝覈隱匿出田為頃者七
為畝一十有九而贏遂籍于版用垂永規既事分劑憲
僉劉君遵道來請記予為之言曰士生三代時畊有恒
產學有成規攷之德行道藝不以佔畢詞章而興賢有

定制隆古之治於斯為盛後乎是而有志者嚴廟祀使
儒知所尊崇室廬豐廩稍使士有所居所養日肆月稽
較其藝拔其尤使賢者有所階而士法視古甚詳也然
而教失而學厯文彌而實喪材茲不逮治亦隨之君子
觀於唐宋氏盖有嘆云今昭代慎選長民以還古治郝
侯祇奉德意以舉學政爾邑起百有餘載因仍之舊用
心寔勞矣矧其地去中州而近水土厚以深風氣質以
愿有受和受采之地矣爾游爾歌相規相誨陶成於詩

書興起於禮樂尚克副侯所望哉於乎教育之不具者
令之責也自脩自養之不力者士之過也甄賢能勵風
化茲非司風憲之職乎矧予忝科目進故不辭而記既
以勸理人又以儆為士者侯字子榮官承務郎先鈞州
同知以治稱大父企中大夫異樣局總管父克敬亞中
大夫河南府路總管世有令名

靜怡精舍記

靜怡精舍者武林李叔成僑而讀書之室也室在廣陵

之闌闌不隘以陋不侈以華疏櫺豁如素壁淨如叔成
藏脩而游息吟諷而歎歌怡然自樂其樂不知戶之外
輪相擊蹄相劇而茫乎野馬之吹人也既扁以今名而
命晉安張呂寧記之呂寧知叔成者也為言曰夫喧寂
存乎人非境之謂也戚忻由乎我匪物之謂也叔成先
從其先大夫復初公尹江陰已能滌去紈綺卜築川郭
之南圃有泉石松筠室有經史子集其忘年友澹齋劉
侯題之曰泉谷小隱而泉石王先生序之江淞右輅韓

公叔享暨海內名士皆詩之後居京師之思戎里又能
屣視軒裳構草堂以燕處雖夜風雪必延朝士之知己
飲酒賦詩不輟也故淮西憲僉王公繼志題之曰聽雪
齋仍為記焉而禮部尚書王公師魯及朝行之舊故亦
皆詩焉斯二者皆靜怡之實也今茲之於廣陵亦然豈
必效深山之木石而後以為靜待隴上之雲月而後以
為怡哉子知其趣與境俱融樂隨物而寓非有得於問
學者曷足以臻茲叔成名繹仲方按察先生之孫可與

大叅張公之甥今翰林學士承旨元朴公則其舅也其
家世問學淵源盖有自云

泉石山房記

錢塘山水佳麗甲江左其地為勝國故都民物繁夥閭
閻櫛比置圃無所而吳山屹立闌闌中蕪城市山林之
秀其佳麗又甲於錢塘士人郝思道即時築室焉崇石
於庭曬泉及雷白雲時來皓月下侵玩而樂之仍效晉
人枕石漱流之旨顏其藏脩游息之居曰泉石山房繪

而詩之介其友虎檢閱大舉請予文予謂吳山固甲於錢塘然而世多羨酣富貴汗血聲利者鮮克領其趣而顯其樂惟尚志讀書弗味世腴寂寞以為徒澹泊之與娛然後能有而樂之與人人殊予聞思道先世居莒之沂水幼侍先大父御史南行臺父正卿掾江淞行省因僑於是而居焉以鍾鼎之家膏粱之習顧能翛然於泉石之好茲固世之所尤罕矣予家武夷三山之曲縻祿京塵寢負歸約其愧思道何如也遂以大舉之請為記

之

石室山房記

石室山房者晉人王伯純甫名其僑於楊之居也石室者何晉屬邑洪洞之鎮也居楊而名晉者何禮不忘其本也按志晉於今為平陽郡石室山距郡三十里而近邑治在焉天黨之所蔓延河汾之所盤繚穹崇而第鬱氣欲壓關左其狀蓋類嵩少二室故云伯純之先邑巨姓家於其麓自父始僑居於楊將四十年矣念楊信樂

然非予土也乃築乃構扁以今名牀有橫琴架有古書
每坐於斯奮懷故宇心馳而神往徘徊而戀嫪烟朝霞
夕翠蒸藍涵恍乎浮動几席杖屨間不知身之越河山
而旅於斯也徵予記示後俾弗忘嗟夫古者於鄉不去
也有故而去則哭於墓而行重之也蓋夫子父母魯也
而恒稱曰吾宋人先世所本豈遽忘之哉後之世田弗
井授士無土著縉紳左丘隴東西南北託處始弗常唐
韓公昌黎燕人也而家於鄧宋杜祁公越人也而家於

睢陽吉之歐陽眉之蘓而于頴于常若此者皆是也槩以古之道其有惻於其心者乎故周元公之僑於南康也南康無瀟水也公以舂陵之水姓其溪焉則猶夫子意也伯純取以為法是豈不古歟雖然以予觀于伯純材超卓氣英邁類古人之學又甚文計日當蘄然擢科第懷章綬過家上冢擊鮮會族里聲光熒熒然晚歲名遂幅巾西歸指是山曰吾先人所釣遊尚無恙如古人之不去其鄉未可知也記無庸亟作可乎伯純請益堅

則書以遺之

山隱記

海陵石君玉名閔居之室曰山隱遂以自號蓋繇字以起義也其姪光霽從予游因見其子子驥焉其貌溫溫而習於禮也其言恂恂而敏於學也予嘉焉子驥以山隱請為記予嘆曰子之嚴君之居於斯也取義於斯旨哉今夫玉之蘊於石而隱於山也溷於燕璞伍於楚珉含章體素泯然未顯人豈知之哉然而孚尹旁達虹氣

上昭津津然煜煜然光澤乎崖岬照燭乎林木然後荆
之善工始攘臂而睥睨焉山乎烏得以隱之也蘊諸中
也深則夫發乎外也著宜也火之烈也豈不赫然可怖
哉然其燄方赫然於其上而其色已晦然於其內矣固
不待為烟為燼而其氣已索然矣是故以粹然至溫之
玉而畀之赫然至烈之火蓋至於千日夜而不一變色
焉於乎的然而日亡闇然而日章君子小人之逕庭詎
不以是哉予雖未識君子知君之山乎隱而山之終能

隱乎君哉君之子之姪之習禮之敏學翹然一翫去乎
紛華麗厲之習予固未識君而識君之明於義方不變
於流俗也審矣於乎玉琢而成器也人學而知道也古
之人言然也予何時見君相與索言之遂以其請為之
記

聯桂堂記

古者崇重其人則必更名其居以表異之康成之鄉曰
鄭公以其德慈明之里曰高陽以其才王彥方之義其

鄉曰君子張嘉貞之貴其里曰鳴珂自漢唐氏則然今
杭郡更名吾沙君子中所居之山曰聯桂蓋猶古之意
也乎其名聯桂何子中之二子善才善慶同登至正辛
卯進士第也郡守嘉之以子中所居之山舊名螺螄之
弗稱也故更之以今名子中拜聖天子之寵光樂賢侯
之美意而喜二子之克肖遂以扁其所居之堂因山名
也夫唐人以登第為擢桂蓋自郗詵所謂桂林一枝始
矧二子之蟬聯於一舉者乎噫亦榮矣抑予聞楚屈子

之為騷以香草比君子而桂與蘭為首稱豈不以桂為
嘉植孤芳於衆穎之中猶君子之特立獨行其脩名姱
節垂芳於千載不與草木同盡者有足尚也耶昔我朝
之始設科也指意若曰吾得一范文正公足矣夫范公
所以垂千載者匪他焉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之樂而樂古之君子之用心焉耳矣祖宗設科固將以
羅天下之豪傑而天下名豪傑亦詎肯舍是途而他出
哉自始兵來立功立節振起時運者類多從是出蓋吾

進士之崇重於斯世也久矣是故以之樹石題名於太
學者聖天子之勸於天下也以之名所居之山者守之
所以勸於郡也以之名所居之堂者父之所以勸於其
家也吾知予子中之意必不志於榮一時而止也噫士
之生世榮賴盡於百年而芳穢垂於終古二子者其尚
勉其所以為崇重之道哉予於子中忝年弟視二子猶
子也盡發子中名堂之意而記之亦所以勸也二子其
尚勉之哉他日予將屢書焉若夫紀山川之奇勝述室

宇之幽邃非名堂大義所繫不書

和樂亭記

鄞故待制吳公之諸孫昆弟三人既分復合同居共爨
扁其堂曰存義立規約請族叔父二人主之設顯考像
中堂率男女序拜而訓以孝弟雍睦禮成於是叔父析
居五十年矣喟然嘆曰吾姪行古之道於吾心有戚戚
焉吾與姪雖有親疏然吾祖視之一子孫也亦願合而
一之以承先志也再議而合則敞元分之廳堂達于中

庭告于祖會食男女于中堂闢東軒為祠堂合考叔祖
考之神主其中約以朔望祭以四時男會食堂東楹之
勤儉齋女會食堂西楹之敬讓齋堂東軒以訓子孫曰
耕誦齋西軒為叔姪之居曰全義齋祠堂後東楹為棠
萼軒東三十步鑿池引泉時竹藝木築亭焉以為兄弟
宗族燕會之所顏曰和樂伴來京師請為亭之記予嘉
其處置纖悉具規約中幾前代所謂今無古或聞者古
有同居不分如張公藝者有兄弟義讓姪娣姒不敢為

不義若楊播柳開者有少長有禮出內有規如崔孝芬
柳仲郢李相昉者未暇悉論若公藝之書忍君子猶以
為未盡天下事強為於一時者固易樂為於久遠者誠
難使其忍之忍之而又忍之忍之蓄而不化積之滋久
一旦將恐有決裂洩發之憂矣吾讀棠棣之燕兄弟先
陳死喪急難哀隰閱墻之情而六七兩章乃備述儻籥
豆鼓瑟琴飲酒好合之意蓋以人之惻隱常發於危難
交至之初而嫌隙每生於親狎無虞之日必也酒食以

將其和聲音以致其樂則動盪交通訢合無間將不結
而自固斯其為久遠之道乎是詩也非大聖人孰能為
之吾聞今吳氏有士章者仕為海道都漕運副萬戶退
而養恬於是亭也黃冠野服而事田園耽詩書以自娛
悅親戚之情話果爾則倡始而成終吾望於士章拳拳
也遂記以勗之其族叔名元亮能仁其兄弟長士圭吳
縣簿次士章也季天台尉瑛

虛齋記

虛之為義至宏也天職乎覆不虛無以冒萬象地職乎
載不虛無以蓄萬形海長乎百谷不虛無以納萬流萬
竅之於風也不虛則聲無以出萬隙之於日月也不虛
則光無以入萬品萬彙之始終終始於陰陽也不虛則
氣無以升降而消息其用於人也埏埴之於土範模之
於金爐鞴之於火舟之剡木而行於水與夫宮室牖戶
車輿器用之屬微而一鍼之於縷妙而十二琯之為六
律六呂和五聲協八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者一不虛

焉其用不行矣何也凡有物必有內有內必有虛也豈
惟物哉穹壤者太虛一大塊也圓顛而方趾者宇宙一
稊米也耳目口鼻皆虛以為用也一息不至其用盡廢
惟夫統乎兩間宰乎萬有斂之方寸散之八紘超然而
獨神巍然而獨存者一廓然而中虛者也然而虛與實
豈二物哉虛則明明則靈不能實者不能虛也虛則受
受則益不能虛者不能實也易繫辭曰周流六虛語道
之體惟實故虛也咸之象曰以虛受人語學之方惟虛

故實也昔者予嘗讀易至於中孚其卦二陰中虛全體也為中孚二陽中實二體也亦為中孚蓋始而惜焉終而悟焉程子深知易者故曰有主則虛又曰有主則實程學周朱學程故易通曰靜虛動直易贊曰理實而事虛用有而體無此古之內聖外王之學吾儒用以為脩齊治平之具者自夫玄學勝而道喪世也於是語道學者多諱言虛慮其泥於言而弊也噫苟悟其意言奚弊焉燕山傅君子通以治易第進士儀朝行著聲實也有

年矣今繇太常博士拜監察御史以其學易之齋命曰
虛者徵予記夫學須靜也齋者靜學之所於也子通知
予者予知子通學周程朱者也知易者也不泥於言者
也仕優而學將以脩齊治平大其用者也予又病夫近
之學者弊於言之泥而意之懵焉者衆也故為索言虛
之為義而徵諸易噫無子通無以發予之云云也乎

存存齋記

萬物並生乎天地圓於氣者漸而盡麗於形者敝而壞

能存其存者蓋鮮也大塊之在太虛也亦然惟夫妙於動靜者神而不物也是以能物物而不物於物則有巍然而獨存而大於萬物者矣然而天地至鉅而無心萬物至微而無覺惟一也以能存其存而人焉持吾之藐然而接彼之棼然者可欲誘其前可畏怵其後可忻可厭可怒可愕靡來捷出以乘吾之左右於是逐物有遷不克以存吾存而人翻不物若矣靈於物者得不惕然而深省乎靜而存以立吾之體動而存以審吾之用存

之存之存而又存之至於無時而不存焉夫是謂之存
存夫子之繫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存存者吾性
之固然而非有待於強而存焉耳一旦出而推吾所存
者以任代天理物之寄處紛綸盤錯之會當撼搖震蕩
之衝理亂之幾安危之際毫釐千里呼吸勢殊而吾舉
有以應之彼之萬變者有窮而吾之一定者無窮舉不
足以撓吾之存存噫斯自古在昔聖賢相傳開物成務
之學蓋若此斯豈昧道懵術狹量膚識者能之哉滕郡

李公孟幽奮進士敷省臺叅大政位獨坐聲華煜然蓋
進於是而仕優務學滋勤不怠讀易之齋命之曰存存
云昔者竊聞之三代相業之隆本於學漢唐既降未之
或見焉今公不哆然於有譽於天下者方歆然於有存
於一已者命齋之義固本於易繫意其言之重警之至
抑亦有取於詩敬之敬之之義易其亡其亡之戒者乎
真知聖賢之學哉自兵興來廉恥道缺墨線莅事習為
故常公以滕國太夫人之薨去位居廬累詔固辭廷議

卒不能以奪方將計日持終制而以丞弼起公茲固未
足以多於公者而扶倫紀敦風俗有裨於斯世斯文實
甚大亦足以見儒者之所存君子以是必公之能保晚
節而留不朽也已矧辱年好其尤望於公也深

升齋記

河東皇甫希南徵予記四明高士范君之升齋希南卓
犖少許可予因知范君非庸衆人比戲之曰升齋游方
之外者方將控扶搖而上出塵埃野馬之表以升乎沈

寥之天而息乎鴻濛廣漠之野身其寄也而何有於齋
齋寄其寄也而何庸於名名強名也而又奚以記為暇
日行南城遇希南邀予觀所謂升齋者主人出與語盖
韓康之流也肅客入酒三行出家乘乃知為故勝國從
臣子孫世儒家子寄迹老氏乃為言曰在易木生地中
其卦曰升人見木之升而不知其所以升也及靜而察
之萬物之生乘氣機也植物之生夜半之時也平旦而
時之露之上於其端者纍纍若貫珠予於是悟焉陽升

於子物升於子易之復孟子之夜氣也然而不降不升
也不翕不闕也靜以培之虛以俟之勿握其長而滑其
自然復之閉闕也夜氣之養也積而久之無一時而非
子而非復也升之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非知
道者其孰能識之君之寶謨少師稱邃於易安得起九
原與之言哉君聞之若有悟遂請書以記

秋堂記

陳子讀書豫章西麓有堂焉俯臨深清遙攬環翠天雨

新止涼颺時來坐而佔畢間焉游息盖一塵不留凜乎其秋之清也陳子樂之取韓子語而命之曰秋堂云既而以事會之來也起而馳騁乎中原敷歷于潭于汴于浙也十年矣乃以承制作郡於江東之鉛山叅謀於賈公之幕府政和平而民悅豫亦可樂矣然而回矚故鄉之舊堂屬時多故雖企予以望之而有邈若異域之隔者乃悵然而歌之曰秋堂之渠渠我夢歸兮讀我書草萋萋兮如帶令我思兮故廬再歌之曰秋堂之惜惜我

夢歸兮絃我琴鶴躑躑兮以舞令我思兮故林泊來輦
轂縉紳之士聞而釋之曰厚哉陳子之志也然予聞秋
也者擘斂之時也堂也者高明之所也擘斂以實其蓄
高明以廓其施以大參賈公之賢而佐以吾子之才滌
彼煩歎播之清風拯彼泥塗奠之堂宇將見自東而西
舉大江數千里而澄清覆庇之斯其為秋堂也大矣在
易之兌為正秋也君子以朋友講習又曰說以先民民
忘其勞子之前日讀書是堂也意其講之素矣前日之

學今日之用也尚勉之哉尚勉之哉陳子曰某之志也
敢不敬諸陳子名良字文謙今延授行樞密院都事尋
改知鉛山州從民欲也

河圖精舍記

古之學者靜必有以養其心故居為之齋動必有以著
諸目故左為之圖河圖者古之聖人則之以作易故予
友滿子光國之學易也圖之於其齋居之精舍既以名
之復請予記之予語之曰近代居室之成率記其某山

水何歲月孰營建之事而日記當然也吾將為子記其事耶今子家於滕齋於嶧山之陽著書曰某曰某不攻舉子業兵興以明韜鈴名辭不就起為秋官主事員外郎退而避地於東西南北于京師僦屋以居糴倉而食未之有定處也顧予奚以記又曰古者戶牖盤盂几杖之屬皆有銘皆取其義以示警齋之記猶戶牖之銘也吾將為子記其義耶則河圖之著在易書魯論有其名無其數鄭玄謂有九篇亡其書自孔安國劉向歆班固

謂授於義魏闕朗謂其數十宋劉牧謂其數九而考亭朱子是闕非劉證以易大傳亦未的指其為圖故魏了翁戴九履一其數員疑邵子以九為圖謂朱震張文饒精邵學者朱引列禦寇張引乾鑿度及張衡傳九宮數疑九為是或又謂即先天圖或又謂與太極圖合者是或又謂九十皆河圖特有合散之異或又謂洪範九疇取諸圖其數九其疇取諸書其數十未之有定論也予又奚以言雖然予於滿子無言不可也夫數原於理

備於心心一焉而止矣中乎天地者人也中乎人身者
心也中乎河圖洛書者五也數起乎中萬事萬化生乎
心是故曰心太極也曰先天圖心法也溯而上諸圖亦
然蓋昔易之未作圖在天地聖人之心也聖人作易特
因圖而發耳圖不出易其不作乎今子之學易固將圖
諸心豈獨圖諸目子能因朱子所云圖書相為經緯者
以求羣聖人之心苟得其心俯仰之妙契遠近之畢取
則萬象森吾前圖無文也無乎而非圖之文八荒在吾

聞居靡定也無乎而非居之廣圖奚必乎滎之河齊奚必乎嶧之山也乎噫予言亦贅矣雖然子於易庶乎知進退者世孰能舍子子其將用世矣名遂身退然後歸而精舍以既子盡性至命之事必有授子以真河圖如謝疊山先生之遇異人者予亦志於斯他日南歸過滕相逢於林下尚有徵於予言云滿子名尚賓

苦學齋記

今中書叅知政事臨川危先生之始游于京師也寓迎

陽之里名齋居之室曰說學而學士揭文安公記之時
歲行至元之戊寅今廿又五年矣更以苦學為之名且
命晉安張以寧為之記以寧竊聞諸易允說也其象曰
君子以朋友講習節以議德行也其象曰苦節不可貞
是故學由習故說由說故樂魯論首言焉過時而學則
勤苦而難成記禮者病之豈不以說也者樂之漸也苦
也者樂之反也乎先生持既成之學出而仕盛治之朝
遇知於君相致位於丞弼舉四海一世之人物而陶鑄

之蓋有大於有朋自遠方來之樂而無愧於教育英材之樂也久矣始之命名人固謂先生之已謙今之易其名入又謂先生之愈謙然區區之見竊獨以謂先生之謙固也而先生非苟為謙而已也昔者吾夫子之稱顏子曰於吾言無所不說又曰不改其樂夫既由說而樂矣而揚子雲曰顏苦孔之卓豈敢為異說哉蓋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斯顏子之所以樂也當欲罷不能之時既竭吾才之際亦既見之矣愈企而愈不及焉

不用吾力不可也用吾力滋不可獨得而無苦於是乎
嗟乎非直顏為然也古昔聖賢皇皇汲汲也兢兢業業
也憂勤而惕厲恐懼而修省也造次顛沛無一毫一息
之敢縱逸也何也其見道愈大用心愈小也彼二氏非
無見也而張皇矜侈曰我靜我樂也逍遙吾游也猖狂
恣睢卒無所底止君子不學也先生誠有見乎是非苟
為自謙而強以自苦也雖然人見其苦不知其樂我見
其樂不知其苦之二者蓋有並行不相悖者蓋有自得

難以語諸人者而先生顧命以寧為之言豈以區區之不敏或可共學於萬一乎夫三代輔相之賢本諸學今先生仕優而益學固儒者之所幸見而喜稱而况學顏之學希顏亦顏蓋古聖賢所期於人人者而以寧於先生也庸以是言進噫謂予為言而諛夫人之執政者於予求之知也而謂知先生也乎既復于先生請以是記

無間軒記

其歲至正庚寅始識今翰林侍講學士徐君施畚于滌

守汪同年之寓館予固得其為人嗣是不數數見則聞君以編修徵不起去歲逆臣干紀君又奮然倡大義夷大難當事無狐疑成功不表暴養恬詞館與予為同寅予世罕甚知者於語鮮所契與君言輒於心有莫逆然於是又悉其為人蓋君爽邁而縝密沉深而果決予瞠若乎其後也間語予以所居城南之勝有軒焉俯臨平野迥然曠然外與空際無一畝嵌磊落之間乎吾前者而吾心亦與之為無間子其為我記之予辭然非記其

事不可勉為言曰今夫道也者一也無間也有間則二矣天地之不息無間焉矣日月容光也而窒之斯有所不照矣源泉混混也而壅之斯有所不行矣何居彼固有間之者也然而有間者人也天地固未始有間也聖賢之不已亦無間焉耳矣人也豈不若天地與聖賢哉然而卒於不若者則亦有以間之者矣譬之鏡也而間之以微塵則其明為之不完衡也間之以輕重則其平為之徙失是豈鏡與衡之固然哉然則人人之學為

聖賢也無他焉亦去其有以間之者焉耳矣去其間斯無間矣雖然是求無間者也而猶有一間者存焉惡醉而有意於矜莊者動於醉視恬然若無醉者猶有間也處富貴貧賤而有心於忻厭者動於富貴貧賤視泰然若無預於富貴貧賤者猶有間也蓋傳易艮之象曰內欲不萌外欲不接是內外之無間也定性書曰與其是內非外孰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靜虛動直故擴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至哉程伯子

之言乎噫自昔學聖賢者非資豪傑者固不能予觀施
畚蓋學而進於是乎夫其樹立其成就蓋亦事至能應
而不以動諸其中者乎審如是也之其心固非有待於
境也而於是軒亦寄焉耳矣而又記之也奚有有聞而
問予者曰子之言過高矣予笑曰予與施畚言子姑去

冰雪庵記

汝寧維山之北有山曰大乘浮屠師北山梓公之舊居
也師產廬陵長學佛衡山之福岩寺北渡長淮愛茲山

而築室焉羣峯環合萬木陰翳水流竹間瀾瀾有聲炎
歎之月陰寒薄人因名庵曰冰雪志其境之幽閑且自
表其清苦云既避地來京師仍舊號以扁所寓承旨晉
張公監承撫黃公皆為記其命名之旨備矣而復請言
於予予惟師之名庵其有冰雪乎爾蓋寓言也其無冰
雪乎爾則亦惡乎無之世之語道自其無形者目為虛
繇其有理者指為實惡知夫天地之間何莫而非虛何
莫而非實也嘗觀於物矣隕霜能殺物也而雪不能以

殺物飲水能病人也而水不能以病人之二物者至陰之中至陽存焉陰陽固一理也舒而為生慘而為殺靜而為無動而為有虛無虛也實無實也儒者窮是理也佛氏謂理為障而豈外乎是理哉寂而常感陰亟陽也感而常寂陽亟陰也雖不外乎陰陽而不囿乎陰陽也無生也而未始無生也寂滅也而未始寂滅也而世多以槁木死灰目之亦豈深知彼者哉溢乎兩間無一物而無陽無一息而無生也未之槁灰之死則生之理息

滅始無陽而無陰耳水也雪也至陽之所存生理之所
存也豈槁木死灰之倫哉師名是庵之旨其果出於此
乎如果出於此也夫豈膠於境癖於清苦者乎予觀師
邃於禪為詩甚清稱其庵名且樂與儒者游於予尤稔
故為之極言窮理之妙以翼之

蒼雪軒記

曩予宿凌江之驛夢雪堂之仙人與予游於清涼之所
於時秋暑方殷烈如熒焚稍小進則碧鮮連雲四無隙

曛雪焉蒼焉非黃非白非絳非黑繽繽奕奕紛紜蕭索
飛揚委積疏櫺洞闢潑衣霑席翠光欲滴以為雪耶陽
曦炎赫雪於奚得謂非雪耶髮毛洒浙弗寒而慄俄而
見有翛翛然若衣王恭之裝躡東郭之履飄飄然詩思
穿天心透月脅與雪而俱清者仙人顧予而笑曰是蒼
雪主人卯金之子也子不聞堪輿有至清之氣乎竹之
清與雪宜詩人之清與雪所宜然而雪也非雪之雪
也雪之為雪見覲則減非雪之雪石爍金流而不能熱

昔予過嶺詩高僧之竹軒曰蒼雪今以其是名軒也庶
知慕予者予觀於易震為蒼筤故其色蒼與雪俱化故
其氣涼予其志之予既寤不知其何祥尋道于邕通守
劉君可與善為詩其種竹之軒曰蒼雪請予記恍若神
遊所覩者始悟予曩之為正夢也為道仙人之語且勗
之曰夫天以堪輿清炁賦於人非欲其獨清於一已而
止也皇上以千里重任分而屬諸子于雄于邕今于梧
不踰年而三命德至渥也子其舉炎陬瘴徼病暍瀕死

之遺氓內之清涼之所然後洒子之軒之蒼雪洗濯而
蘓醒之則子之為軒洞然我聞不既大矣乎夫豈一竹
一雪之云乎君避予言則書以為記

訥庵記

予奉旨使安南道廣東行省從事觀子毅以選為輔行
君世代比簪纓家才通敏而志明銳於事咄嗟皆辦集
於左右周旋皆中節於史氏書纒纒如貫珠時出為詩
清安而有體間請於予有讀書之室名以訥庵前左丞

番易周君伯溫為篆其額願申其義以自警予嘉其仕而不廢於學也為之言曰子之名庵由字而起義蓋取諸魯語夫子之所謂訥者言人之賦質近仁者耳子朱子釋之曰訥遲鈍也異時又曰君子欲訥於言此則為學者言子思子於中庸曰言顧行曰有餘不敢盡正以釋訥於言之義也今夫訥於言者異乎人之易其言者也利口捷給佞如湧泉固非訥也結舌緘默噤如寒蟬亦非訥也惟夫致謹於言如手挈瓶弗輕於瀉如持強

弩弗輕於發若是則不言則已言乎當理而寡尤矣世
之學者常患恃美質而怠於學誦聖賢之言常患於得
其言而弗悟其所以言嗟夫吉凶之樞機係乎言賢愚
軌轍由乎學方今用材一洗前代循資之弊子毅之顯
於時無疑也仕而優益學予尚為子勉之予耄矣欲訥
於言未能也奚以為子言昔者子程子四歲之一發明
聖師告顏子非禮勿言之旨詳且切矣予申為誦之

曲密之房記

京師之崇真宮毛真人叔達與予好也為其弟子長樂
林真士請記其曲密之房子堅辭請不置則問其制何
居曰房在龍虎山上清宮洞玄院中院造於其祖耕隱
鎰公而房尤號雄偉前當雷壇林木翳如上清常禱雨
焉後直靖通觀鶴歸亭則三十代天師常煉丹焉瓊林
臺峙其左外史薛玄卿所築象山巋其右則林先生讀
書之所也其境又絕幽邃問其名何以曰真士幼穎悟
嗜詩好琴而攻畫學士虞公第其山水慕董元巨然墨

龍方董羽而扁其畫室以是名人罔測也予讀道經見
有所謂曲密之房蓋道家所謂天尊雷祖領諸真宰所
游者虞公以是名之顧予記之何敢也請以儒者之旨
言焉曲密之名意者其猶韓子所謂繚而曲窈而深之
義乎大抵古之妙於畫者多得幽閑寂寞之中而超於
筆蹊墨逕之外故有閉戶不出者有解衣盤礴而羸者
夫其居幽則其心靜心靜則其神全神全則其趣悟真
士之迹蓋進於道矣虞公之命意其或出於此乎叔達

又為予言真士多居山中先天觀或乘月登天風雲外
凌仙人岡歷塵湖聖井陘琵琶諸峯若將遺一世而覽
塵外者出而觀錢塘潮探會稽禹穴攬山川英華予同
其鄉固未識而必其有悟若予言也夫真士名庭揮字
汝玉天師命主福之紫極宮兼怡山冲虛觀未就以大
宗師命今住長樂東華宮佑聖觀真士者參政危先生
構之也其先世有諱運者南唐兵部尚書淮南節度使
云

知愚齋記

真定張君士進來長邕幕之半載府以治稱予使安南道是郡君進見以其講學之齋居名知愚者請予記之予曰嘻子豈愚者哉古者以愚稱者柴之愚質之偏也寧之愚智自全也顏之愚幾乎聖之賢也是三者非真愚也語曰今之愚者詐中庸曰愚而好自用彼惟不知其為愚也故欺於人而為詐狹於己而自用斯其為真愚也苟知愚焉斯不愚矣大抵世之仕者每病於用智

而自私好名而已甚是故察見鳶魚古人所忌黑白太
明識者憂之聰明絕人守之以愚斯君子之道也今子
之贊畫於茲也舉十九年流離殘苦之遺氓飢而燠
寒之數千里魁結文身之獷俗皆馴援而帖伏百萬兵
需咄嗟亟辦此非達而果於從政者不能也子其果愚
乎其不愚乎今子自名以知愚子何以處子識時而通
務非柴之愚也逢時而嚮用非甯之愚也非徒知之亦
允蹈之仕優而學子其志顏子之如愚乎語云用之則

行實而若虛子非顏焉攸學乎諺有護予許人之已汰者則其語之曰儒先不云乎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君謝曰敢不勉諸遂書以為記

古田縣臨水順懿廟記

古田東去邑卅里其地曰臨川廟曰順懿其神姓陳氏肇基於唐賜勅額於宋封順懿夫人英靈著於八閩施及於朔南事始末具宋知縣洪天錫所樹碑皇元既有版圖仍在祀典元統初元荆東宣慰使都元帥李允中

寔來謁廟瞻顧咨嗟命廣其規未克就緒乃至正七年
邑人陳遂嘗掾大府慨念厥初狀神事蹟申請加封庶
訪使者親覆其實江浙省臣繼允所請上之中書省衆
心颯颯翹俟嘉命會遂以光澤典史需次於家於是致
力廟宮祗迓殊渥帥諸同志請于監邑承務公觀由典
史魏某薛某上下翕合抽俸倡先雄資鉅產聞義悅從
禮禳祈禱遠邇來者懽忻樂施遂斥金楮鳩工徙新作
香亭外內者二六神祠生成宮各一重脩儀門前殿後

寢梳粧之樓下馬飲福之亭像設繪飾丹漆朽壞之工
咸極精緻前甃石垣以翼龍首後浚水渠以殺潦勢又
闢生祠以報承務公之德經始於丁亥秋迄戊子春落
成壯麗輝煥怵心駭目邑之耆老敬祭聳觀以為有廟
以來未觀斯盛殆山川炳靈明神垂鑒待人與時勃然
奮興者也請為記之以寧惟吾閩之有神光耀寓內若
莆之順濟漕海之人恃以為命有功於國家甚大綸音
荐降褒崇備至今順懿夫人禦災捍患應若影響於民

生有德豈淺淺哉廷議必有處矣遂也能出心力因時
建績民不勞動亦可謂難已遂記其事且繫以詩曰瞻
彼臨川新宮峩峩六珈象服如山如河維帝好生神能
大之維民敬祀遐不愛之峩峩新宮于彼臨川維子赴
母人心同然杭稻滿家既多牲酒神人具驩疢癘罔有
不殞不殞民生振振何千萬祀事我神明

古田縣增廣城隍廟記

郡邑皆有城隍祠由唐始古田祀順寧正應靈顯劉侯

報本也吾閩自無諸扶翼漢室民為冠帶迄唐開元獨
斯邑未造劉侯革路山林迺疆迺畝挈而歸諸職方氏
風氣日開富庶以教公卿革出科第蟬聯諉曰觀察常
公之澤屯田李公之化致然水木原本繫吾侯之力也
在禮有功烈於民能禦大菑捍大患者歿則祀之侯之
功之烈光昭圖諜視古之祀法奚其愧夫豈他郡邑可
比歟祠在邑西麓嘉定加前號提封百里寔與長民者
共理之翌庇生人除其邪祲雨暘祈禱有應如響革命

初邑罹多故靈蹟益顯邑之吏民念無以報侯惠迺大德八年甲辰肇謀即侯之祠增廣基地拓前墉以致其敞鑿月池以儲其秀伉儀門以偉其觀立協殿以明糾察屋二以奉檀施之祀亭一以為飲胙之所圮棟腐瓦咸易其舊至順中復得邑尹趙公孟顓丞胡公薛徹二宰咸孚誠意贊導創堂一所位曹司之官以昭其崇嚴像設具新黝堊交換訖功於至元丙子於是高明完麗稱侯之功烈與吏民尊祀之意募財買地成是役者邑

人陳天益何公益高天益程原福請以寧記之以寧策
名一第寔侯陰相之自顧凡陋曷足以敷神休而迪民
志哉抑嘗聞天地之間萬古不敝惟一正焉耳神人一
理也幽顯無間也心不欺所以祀神也善必積所以求
福也侯之嘉惠是邦豈有既哉拜侯之祠者式訛爾心
毋謫毋瀆尚毋為神之羞是為記

臨江府管轄記

臨江郡當東西二廣之要衝東吉表筠孔道自出地劇

而務煩比仍兵燹鞠為荒墟既歸職方簡在淵衷慎選
良牧於是建昌守雲州劉公子貞繇治最陞知是府公
既視篆任勞徠撫安為已責廉公幹敏視官猶家乃雜
草萊除瓦礫顧惟府治燬靡一存鳩工創建朝夕督勵
絲毫不擾民用謹趨經始於丙午歲某月落成於丁未
某月三皇先聖治教所先廟舊頽圯奐然一新社稷之
壇郵傳之館以次並作繕營津梁平治道路三載政成
百廢俱舉于時同知張士俊通判魏某經歷徐某知事

李某協心均慮克相于成今將更而入覲也吏民感悅
偕留不獲眷懷德惠將勒諸宮碑令甲不可若泯而不
書則來者曷勸迺守禦官濠梁夏以松爰因衆欲懇請
余文適使日南道聞輿誦喜治世得人而生民奚幸也
筆簡牘俾後有徵焉公名貞發身曾監所至有治聲

廣州衛旗纛廟記

皇帝奉天承運迺大正四方命征南將軍中書平章政
事廖公戡定百粵今江西叅政何真以廣東列城來歸

洪武紀元之四月公總率大軍建牙於廣是月平三山賊七月平山南龍潭諸寨十一月開廣東衛嶺表咸靖越明年三月有旨大都督府即所治後立旗纛廟有旗有幟悉度於中歲春驚蟄秋霜降祀以大牢天下守鎮官於總衛各立廟視京師典禮如之於是同知廣東衛指揮使司事胡通指揮副使張仁傑協心恭命度材庀工是月行中書省肇立于廣東四月平章公將入覲於是叅知政事周公某寔來以督以勸迺底奏功面勢端

嚴構締堅壯涓吉落成遂告于衆曰粵昔雲氣為旗創
自軒后茸頭建燾昉於嬴秦繇漢迄今用主帥律訓齋
顏行推堅破銳有神是司方當華夏寧壹之日益儲戎
備以戒不虞蓋取諸易聖謨宏遠矣凡我攸司仰祇睿
筭嗣守敬共時祀蠲潔俾神顧享祛災發祥永靖炎徼
庸固我國家丕丕基於億世茲惟懋哉是役也左右司
郎中顧文昱員外郎王某都事朱傑贊劃其省副使范
某自潭移戍與有庸焉衛知事劉時和督其事而親其

役者衛鎮撫張祐也皆宜書

墓誌銘

學海陳君墓誌銘

鄉貢進士前杭郡掌教東陽胡瑜手狀踵門拜請曰瑜
先外舅陳府君長吳學道書院蚤退休迄終於家蓋慕
漢邴曼容宋蘓相國訓子孫守家法傳家學恬進士者
惟先太常公婚于陳府君寔先宜人再從弟瑜陳出也
忝甥館又世親若潘楊氏古稱草木吾臭味也先生好

我先君願施及陳氏惠賜之銘庶存歿有耀焉辭不克
謹按狀序而銘諸序曰君諱憬字希賢世居婺陽東之
長塘曾祖某祖某考嘉號可山世濟其學稱鄉善人可
山公教於嚴君生而夙慧讀書一再過輒成誦入趨庭
外就傅穎然出常兒表既熟語孟六經則慨然有求道
志未幾以弱冠繼主家政不茹吐能樹立凡俗尚衣服
輿馬舉不以屑意用能拓先業而大之婿同縣蔣氏家
蔣故多貲君亦介然不為動去家三十里而近歲時月

朔必歸省母唯謹蔣翁老未有嗣君為持門戶翁喜之
書券分田宅三之一以遺君君毅不取祇受先所與奩
田二頃邑士多之年三十用薦為平江學道書院山長
時文科未興故翰林侍講學士鄧文肅公文原在儒臺
村君故也延祐丁巳春始上教養有法吳學者稱焉數
月丁內艱尋喪內助還舊居慨然曰古者仕以為養今
祿不逮吾親復未能從政以致君澤民幸有弊廬薄田
舊書以自樂足矣而奚屑屑往來為因家居不復仕以

未疾卒於至正乙未十二月十四日君生至元癸未正月朔旦至是年七十又三後二年丁酉三月壬申葬所居後山之原惟君門地儒雅異間左委巷者才敏志剛直氣不屈而惇信急義周窮恤患於宗族尤篤天稟儉素寡慾薄奉而輕貨重禮為酒食治具接賓客朋友甚腆性復倜儻善論談來者見如舊識於瑜之考太常君同志業既親且友蚤情好最篤中契濶深相念晚而太常致其事君居間數相過從命酒賦詩至累日綢繆不

忍別同里樓隱君道山學博行方少則友善晚歲延之家日夜語相切磨益就恬淡平實樓卒無嗣祠之別室命子孫歲祀之君子有以識君之所存矣生平喜為詩文多無留藁沒後其子輯放失得若干篇為二卷曰學海遺藁學海其齋名也蓋君慕靜存動察之學將由博以至約又旁求所謂出世間法者別號了心居士配蔣氏以婦則稱先三十六年卒今葬其墓次男子子二人宗孟宗可女子子三人長適許恂次瑜也次胡為霖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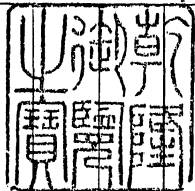
男六女孫三曾孫男三於乎曩者宋社既屋江左大家
巨室率與之俱替而長塘陳氏獨歸然比年兵禍盈海
內縉紳顛踣不可勝數獨君與太常君同享壽康繼沒
一年中考終承平日一不聞金革聲天固匪私於君也
易之云積善餘慶豈虛語哉狀又稱君材德不為世用
天將大其後宗可有文能繼志不墜必其有徵也予謂
其信然乎銘曰逝者法法不往者存孰培其根枝葉弗
蕃吁嗟陳君惟善之敦我銘斯文以俟其後昆

徐母真氏墓誌銘

故宋叅知政事西山先生浦城貞文忠公七世孫諱妙
靜妻同邑徐氏諱時懋字宗勉宋都官郎中盤隱先生
其六世祖也文忠私淑朱氏學者稱朱真亞文公盤隱
交朱氏厚文公款其居書讀書閣顏其堂遣子從學東
萊書稱過臨江必見諸徐君是已二氏家聲雅相埒而
父宜子母張氏嘗曰吾女姿淑溫習勤儉閑詩禮必予
令子且當吾門者以是歸於徐時方廿歲奉舅姑甘旨

備其養相夫子齋祀致其敬年三十三遂喪所天稱未
亡人誓無負死者禮賢師訓子孫蘄不忝其先睦族姓
小大無所失周隣黨緩急無所怯節義昭著人無間言
卒於至正壬寅三月某日距至大辛亥十一月某日得
年四十有四卜某年某月某日葬邑清湖里松原山之
左男子子二孔錫孔文女子子一適王氏孫男一閨孫
孔文從事閩省走京師拜泣乞銘予悼故文獻家率墜
先訓矧丁斯時能奮焉自植以無媿報者蓋甚鮮矣孰

有為父而節為母而賢後二先生而表表若是者乎在
令甲宜旌以勸予太史可無銘乎銘曰真氏之孫徐氏
之婦為賢婦為賢母稱其鄉儒先生之後予銘若人曰
諛則否



翠屏集卷四